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新式
標點
小五義

標點者 胡協寅

校閱者 劉更生

出版者 大遼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四角

新式標點 小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顏按院奉旨上任
第二回	智化夜探銅網陣
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遇害
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第六回	襄陽王率衆觀義士
第七回	臥虎溝蔣平定醜女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捧酒盞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襄陽王與心害人	一
玉堂涉險盜盟單	三
白玉堂失印追賊	六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	八
白義士墜網亡身	一二
白護衛死屍斬張華	一五
上院衙貓鼠見欽差	一八
蔣澤長撈印奔寒泉	二〇
山神廟內巧遇惡嘍兵	二四
路彬指告鵝頭峯	二六
大人見印哭賓朋	二九
蔣平定計哄賊人	三二
沈仲元棄暗投明	三六
當堂哭死忠義人	四〇

第十五回	挖雙睛鄧車呼吸死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	四三
第十六回	山內鍾雄謙恭和藹	寨中徐慶酒後反桌	四六
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	五〇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鱗鼉在水寨追人	五二
第十九回	入水寨呼吸廢命	到大關受險擔驚	五五
第二十回	蔣爺一人鐫船底	北俠大衆盜骨禪	五九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六三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羣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	六六
第二十三回	讀招賢榜有人偷看	改豹貔庭自顯奇能	七二
第二十四回	飛雲關念榜談古典	徹水寨吊起獨木橋	七六
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着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憑口巧舌能	七九
第二十六回	削鋼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	八二
第二十七回	論本領刀削硬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	八六
第二十八回	在後寨見姪誇相貌	獅子林老僕暗偷聽	八九
第二十九回	衆人議論捨命勸寨主	彼此商量備帖請沙龍	九二
第三十回	一個英雄中計遭兇險	二位姑娘奮勇鬧公堂	九五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妝行路	智化討書信求情	九九
第三十二回	王爺府苦求釋老將	山谷中二女墜牢籠	一〇二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真蔣平游戲死中活……………一〇六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潛……………一一〇

第三十五回 盜髮簪柳員外受哄

舞寶劍鍾太保添歡……………一一四

第三十六回 爲誣寶劍丁展雙舞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投降……………一一八

第三十七回 承運殿大醉因貪酒

五雲軒夢裏受毒香……………一二二

第三十八回 慶生辰鍾雄被獲

闖大寨智化遭擒……………一二六

第三十九回 逃難遇難親姊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一三〇

第四十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鍾雄……………一三四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一三九

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洩機……………一四二

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銑車套實話

展昭遇黑影暗追賊……………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啓……………一五一

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魂飛魄散

看油鍋看刀山膽戰心驚……………一五四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聽審鬼可怕

閻王殿招清供畫圖……………一五七

第四十七回 陣圖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梁……………一六〇

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大人……………一六四

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按院

勇金剛遭打找門人……………一六七

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一七〇

第五十一回 復盛店店東暗用計

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第五十三回 到花園爲朋友捨命

第五十四回 衆好漢分手岔路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鐵

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喬妝病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第六十五回 楞漢子吃茶誇好

卷下

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綺春園園內看遊人……………一七三

風流閣張豹助拳……………一七七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一八一

小英雄自奔西東……………一八四

尋找拜弟救殘生……………一八七

艾虎奔賊店救人……………一九〇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一九三

烏龍崗徐艾追賊……………一九七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二〇〇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二〇三

爲吃肉染病猛烈人……………二〇六

盧公子無意聯姻……………二一〇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二一三

全珍館衆英雄相逢……………二一七

莽男兒喝湯噴人……………二一八

張英被哄錯磕頭……………一

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廟艾虎搭救賓朋.....四

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七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捨命盜朋友

爲金蘭奮勇救金蘭.....一〇

第七十回 艾虎求獄神實有靈應

徐良顯手段弄假成真.....一四

第七十一回 丟馬龍艾虎尋蹤跡

失張豹義士又爲難.....一七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兇僧.....二〇

第七十三回 朱仙鎮鄧九如審鬼

在公堂二禿子受刑.....二三

第七十四回 白晝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闖入飛賊.....二七

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躁

比衙役解開就裏情.....三〇

第七十六回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三三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三九

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四二

第七十九回 爲飲酒衆人受害

論寶刀毛二被殺.....四五

第八十回 殺故友良心喪盡

遇英雄嚇落真魂.....四八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驚走羣寇

寨主受重傷不肯回頭.....五三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葦塘用計

殺小寇放火燒房.....五六

第八十三回 二強寇定計傷好漢

四豪傑設法戰羣賊.....六〇

第八十四回 崔龍崔豹雙雙逃命

義兄義弟個個施威.....六三

第八十五回

貪功入廟身遭險

巧言難哄有心人……………六七

第八十六回

魚鱗鎮家人說凶信

三義居醉鬼報佳音……………七二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樓逢難女

小尼僧廟外會英才……………七六

第八十八回

芸生爲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計損生……………八〇

第八十九回

文俊歸家救胞妹

徐艾庵內見盟兄……………八三

第九十回

三俠客同走勸架

二親家相打成詞……………九〇

第九十一回

在廟中初會兇和尚

清淨林巧遇惡姚三……………九四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爺獨受蒙汗藥

鄧飛熊逃命奔他方……………一〇〇

第九十三回

夾峯山施俊被掠

小酒館錦箋求情……………一〇四

第九十四回

夾峯山錦箋求俠客

三清觀魏真惱山王……………一〇八

第九十五回

出廟外四人平試藝

到山上北俠顯奇才……………一一二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舊

施俊絕處又逢生……………一一六

第九十七回

鑽天鼠恰逢開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一一九

第九十八回

二賊見面嘴甜心苦

大衆受騙信假爲真……………一二三

第九十九回

豹花嶺胡列救主

分賊廳二寇被擒……………一二八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燒大寨

嘍兵得命上君山……………一三三

第一百一回

龍姚追朋玉貪功受險

智化遇魏真奮勇傷刀……………一三六

第一百二回

北俠請老道破網

韓良洩大人機關……………一四〇

第一百三回	力舉雙獸世間少有
第一百四回	翻江鼠奮勇拿喜鸞
第一百五回	魯員外被傷嘔血
第一百六回	娃娃谷柳青尋師母
第一百七回	蔣澤長誤入黑水湖
第一百八回	蟠蛇嶺要煮柳員外
第一百九回	地方尋找莊致和
第一百十回	定計妝扮米麵客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嶺
第一百十二回	鬧湖蛟報兄仇廢命
第一百十三回	衆嘍兵撥雲見日
第一百十四回	蔣澤長水灌沈仲元
第一百十五回	雙鍾將欺壓良善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德逢惡霸
第一百十七回	甘蘭娘改扮溫小姐
第一百十八回	合歡樓叔嫂被殺
第一百十九回	臥牛山小英雄聚會
第一百二十回	看圖樣羣雄明地勢

爲搶一驢遭打人多	一四四
白面判努力追喜鳳	一四九
范天保棄家逃生	一五二
婆婆店蔣平遇胡七	一五六
白面判被捉蟠蛇嶺	一五九
柴貨廠捉拿李有能	一六三
店中初會胡從善	一六七
故意假作大山王	一七〇
蔣平大戰黑水湖	一七四
小諸葛爲己事伸冤	一七八
分水獸棄暗投明	一八二
衆鄉紳奉請顏按院	一八六
溫員外懼怕兇徒	一九〇
有俠有義救姑娘	一九五
衆英雄假作送親人	一九九
郭家營宗德廢命	二〇四
上院衙沙員外獻圖	二〇九
曉機關衆位抖威風	二一五

第一百廿一回 臥牛山下巧逢故友

藥王廟前忽遇狂徒……………二一七

第一百廿二回 小義士起身離固始

舊賓朋聚首上襄陽……………二二〇

第一百廿三回 小義士偷聽破銅網

黑妖狐暗算盜盟單……………二二三

第一百廿四回 衆豪傑墜落銅網陣

黑妖狐涉險冲霄樓……………二二六

新式小五義卷下
標點

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張英被哄錯磕頭

且說那人，羞愧難當，摔了個觔斗，大家一笑，不由氣往上一壯，把刀亮將出來，往前一趨，對着那位武生相公，就剝將下來。武生相公，往旁邊一閃，正要拉刀，那人早嘆喲，躺在地上。原來是盧珍趕奔前來，抽後把腕子接住，底下一腳，那人便倒。盧珍將他纔將起來，說：「朋友，你在這邊坐。」那人說：「甚麼事？你把我踢個觔斗給我刀來。」那刀早被盧珍掙將過去，遞與大官人了。盧珍說：「朋友，你別着急，人將禮義爲先，樹將枝葉爲圓，咱們都是素不相識，你們兩造裏，我俱不認得，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間人管世間人的事，那有袖手旁觀，瞧着你們動刀的道理？故此將你讓到這邊，論錯是哥哥你錯了，就搭着過賣，沒說明白，你也該想一想，你也該看一看，就有現成的那裏有成桌的酒席，給你豫備着，你也當問問，再喫再喝，才是知錯認錯，是好朋友，哥哥是你錯了，不是？那人說：『我皆因有火燒心的事，我兩哥哥在監牢獄中，看看待死，上武昌府找人，去慢了，我兩個哥哥有性命之憂，故此驛那小子說：外邊有現成的東西，我掙起來就喫。那個人既是他的東西，他就應當攔我才是，爲何等我喝到口中，他方說是他的？』他還教我賠他衣服，他就要賠我舌頭。盧珍說：『你就不論怎們急，喫東西總要慢慢的，不然喫下去，也不受用。』別管怎樣，看在小弟的分上，你過去給他賠個不是。那人說：『你不用管了，他與我賠不是，我還不能答應呢。』盧珍說：『事情無論鬧在那裏，總有個了局，你方才說有要緊的事情，此事不了，你也不能走，依我相勸，你先過去與他賠個不是，別誤了你的大事。』那人說：『你住口罷，趁早別說了。我這人是个渾人，任憑甚麼人勸解，我也不聽。』此時除非有一人到了，他說教我怎樣辦，我就怎樣辦。盧珍問是誰？那人說：『除非是我艾虎哥哥到了，』

別者之人，免開尊口。盧珍暗笑，自思冤他一冤，此人既認的艾虎，必不是外人。復又問道：「你怎麼認得艾虎？」那人說：「我不認得，我哥哥認得。」盧珍更得了主意了，說：「你不認得艾虎，你貴姓？」那人說：「我姓張，我叫張英，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與我們託情。」盧珍說：「你不用去了，這才是恰巧哪，我就是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將打武昌府往這裏來，你要上武昌府，還要撲空了哪。」那人一聽，趕緊雙膝跪地，說：「哎，咱艾虎哥哥，可了不得了，咱們家禍從天降。盧珍說：『咱們無論有甚麼事情，全有小弟一面承當，咱們先把這件事完了，再辦咱們的家務。』張英說：『此事怎樣辦法，我可不能給他賠不是。』」盧珍說：「論近是咱們近，你要栽了筋斗了，如同我搶了臉的一般。」張英說：「若非是艾虎哥哥，你派着我，別人誰也不行，你教我磕一百頭，我還磕哪。」盧珍說：「好朋友，你這少待。原來大官人勸解那位武生相公，人家是百依百隨，連身上噴的那些油湯，盡都揩去，又打來的臉水，也把臉上洗淨。」盧珍過去說：「看在我可分上，我將他說了幾句，帶將過來，與尊公陪禮。」武生說：「屢屢淨教兄台分心，不必教他過來了。」盧珍隨即將他帶將過去。張英說：「若非我哥哥教我給你磕頭，不然你給我磕頭，我還不答應呢。」寫氣子跪在地下，磕了幾個頭，人家武生相公，更通情理，也就屈膝把張英撓將起來，說：「朋友不可計較于我。」盧珍也就給武生相公作了個揖，拉着張英往他們這坐位來了。大官人也，也就給武生相公施了個禮，就奔自己的座位了。盧珍就聽見後面有人說：「此事辦的好。」有個山西人說：「好可是好，就是有點假充字號。」盧珍睜了他們一眼，暗道：「這幾個人，莫非是認的艾虎？」自己從新又與張英說話，你先坐坐，咱們有現成的東西，你先喫點。」張英說：「艾虎哥哥，我吞食不下。」盧珍說：「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我不姓艾，我與艾虎是盟兄弟，我帶着你去找他去，我有地方找他。」張英一聽，大吼了一聲，披胸一把揪住盧珍，說：「你冤苦了我了，你就要賠我舌頭，賠我磕頭。」盧珍說：「你這廝好不達時務，用手把他腕子刁住一翻，張英嘆喎，就跪在地下，被盧公子擰住他的胳膊，問他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忽聽見後面山西人說：『不用打了，真正艾虎來了。』大官人說：『好，盧珍撒開他罷。』艾虎來了，就見艾虎慌慌張張，往裏就走，說：『我看見小車，」

我就知道你們在這裏哪。一回頭看見了大官人盧珍。艾虎一怔說：大叔從何而至？大官人說：我們的事，少時再告訴你。你先見見你這個朋友。艾虎過來與盧珍行禮。盧珍說：你不認得這是誰罷？艾虎說：不認得。盧珍得這是韓二叔跟前的韓大哥。艾虎說：不是天錦大哥？盧珍說是艾虎說只聽見說過，沒見過。隨即過來磕頭說：小弟艾虎與哥哥磕頭。天錦說：起來罷。小子。艾虎說：呀，他們哥們見面就玩笑。盧珍說：韓大哥不可，這是歐陽叔叔的義子，智叔叔的徒弟。韓天錦說：艾兄弟，別惱我呀，這是我的口頭語。艾虎暗說：好口頭語。復又問盧大哥裏邊那位白眉毛的，你不認識，那是徐三叔跟前的，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回頭把裏頭幾位叫過來與大衆見見，先給徐良見，這是梨花村的丁大叔。徐良過來磕頭。大官人問了，才知是徐三哥之子，又與韓天錦盧珍相見。又把胡小記喬賓與丁老爺見了，復又與盧珍韓天錦見了。徐良問艾虎娃娃谷的事。艾虎說：全搬了家，白跑了一邊。艾虎又問盧珍：怎們同韓大哥走到一塊了？盧珍就把奉母命，會同丁大叔半路遇天錦打虎養病，方才搶人家茶喝的事情，細說了一遍。艾虎一聽淨笑。大官人說：我們這到襄陽也就晚了罷。艾虎你必然知道。艾虎說：甚麼事？大官人說：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沒有？艾虎說：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哪？死了沒有半年，也有幾個月了，並且死的苦，尸骨無存。這句話還未說完，盧珍叫哎，我的五叔哇，就把氣挽住了。大官人放聲大哭，說：我的五弟呀！五弟呀！想不到你一旦間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在旁邊，也是落淚。艾虎也是悽慘，就見那邊武生相公，嚶，啾，啾，一聲，摔倒在地，衆家人忙成一處，呼喚了半天。武生相公方才悠悠氣轉，大家這才把他攙將起來，坐在椅子上，哭的死去活來好幾次。你道這是誰？這是白玉堂的姪兒，白金堂之子，名叫芸生，外號人稱玉面小專諸，因為他事母至孝，玉堂的那身工夫，是金堂所傳，芸生這身工夫，是玉堂所傳。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來高去，躡房躍脊，來無蹤跡，去無影響，別有一種的能為，會打暗器，就是飛蝗石，百發百中，百無一失。就是一樁，五爺會擺的西洋八寶螺絲轉絃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沒教給芸生。芸生要學，五爺說：惟

獨這個藝業，我已然是會了，就算無法了，古人會甚麼，就死在甚麼底下的甚多，故此不教。何嘗不是會消息就死在會消息的底下。芸生奉母命上襄陽，帶着些從人，到了此處，聽艾虎說，方知叔叔凶信，不然怎麼死過去了？揩了眼淚過來，見大官人說：原來是丁父叔。跪倒磕頭，自通了名姓。大官人一聽說：這可不是外人，大家見了一回禮。艾虎問：這位是誰？張英說了自己的事情。艾虎就要辭別大家，上岳州府救兩個哥哥。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廟艾虎搭救賓朋

詩曰：英雄結拜聚黃花，話盡生平日已斜。五義小名垂宇宙，三綱大禮貫雲霞。

憑歌不屬荊卿子，談吐何須劇孟家。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舊整中華。

且說張英在旁邊又是氣，又是恨，瞧大家見禮，方知道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白芸生見禮已畢，回到那邊，換衣服去了。原來芸生大爺來的時節，就聽見人說他二叔在襄陽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帶來。如今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將下來，到全珍館把包袱解開，拿出一頂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頂頭巾，戴上這頂。脫了白緞子箭袖，換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襯衫，緊了緊青線帶，換了青布褲子。那口刀是綠沙魚皮鞘，孝家不應佩帶，有個青布套兒，把他套上。復反過來，與大眾說話。再看芸生公子，更覺着好看了，俗言男要俏，一身皂，這品貌與五爺相似。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句話，那邊芸生換衣服，這邊是張英告訴艾虎，就把綺春園分手到家，壞種訛房子，坐死壞種，馬大哥合我哥哥收監，衆紳士斂錢，買他二人不死，賊官有意點頭，太太的口緊，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艾虎一聽，肺都氣炸，把脚一蹶，咬着牙說：好賊官，我如不殺你，誓不爲人。胡小記喬賓也覺掛心，過來打聽說：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嗎？張英說：不是，張

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帶着張英與大衆見了見。艾虎說：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兩個哥哥要緊。大官人說：不可。艾虎去不得，現在牢獄收監，你怎麼去救？艾虎說：全憑我這一身能爲，進了監中，開了獄門，有一得一，是凡打官司的，全放將出來，給他個淨牢大赦，然後我奔知府衙，把賊官滿門家眷，殺他個乾乾淨淨，方消我心頭之恨。徐良說：算了，兄弟你別往下說了，那不是反了嗎？大官人說：事緩而別圖，你這孩子，老是一沖的性兒，我給你出個主意，準保萬全。咱們大家去見了大人，苦苦央求，訴說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麼樣寵信官親，害黎民，你兩個盟兄，怎麼樣的不自之冤，若是論私，大人去封書，或是來二指寬的帖，管保無事。論官行套文書，連知府都壞。徐良在旁說：兄弟，大叔這個主意很是，再說監牢也不易進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後悔。一沖的性兒，到了那裏，救不出來，豈不是徒勞往返？盧珍在旁稱善，說：賢弟，這是個好主意，你就依計而行罷。艾虎心中雖不願意，有大官人的話，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自可委曲着答應。自己內裏單有打算，就是張英心中不願意。盧珍旁邊說：哥哥，你自管放心，喫你的東西，這就不用着急了。監中二位哥哥，準保無事。張英也就無可奈何，只得勉強坐下。叫過賣把後邊那一桌，搬在前面，換了一個圓桌面，大家團團圍住，添換了許多酒菜，就是芸生悶悶不樂。他們那桌酒席，那些從人吃用，從人也都換了縞素衣服。這邊大官人打聽襄陽的事情，又問了問丟大人的情節，又提胡小記喬賓你們也不必回湘陰縣了，咱們一同回見大人去，再說破銅網，也得用人，今天暫且住在此處，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們有馬，徐良單走，他們有小車走的慢，教張英回去先送信，好教監中人放心，安排妥協。芸生叫從人出去，在黃花鎮打店。丁大爺一瞧，他們這小弟兄們，芸生徐良天錦盧珍艾虎，雖則是高矮不等，都是將門之後，俱各虎視昂昂。丁大爺說：我的主意，你們五個人，正當結義爲友，上輩是陷空島的五義，你們若拜了盟兄弟，可稱爲是小五義。這幾個人，無不樂從。書要剪斷爲妙，大家飽餐一頓，就有芸生大爺的從人，前來回話，說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號是悅來，隨即這裏就把殘席撤去，四張歸一連，外頭推小車。

的飯錢也算在一處，給了飯錢酒錢，大家出來，一直撲奔悅來店。馬匹拉在馬棚，小車推在上房的門口，衆人進了上房，夥計打臉水烹茶，復又告訴夥計豫備香案。張英告辭，先辭別了大官人，復又辭別衆人，衆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攔住，一人送出。張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門東牆垛子旁講話。張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務必催着他們點才好哪！倘若大人文書去晚，我們那裏臭文一到，兩個哥哥性命休矣！艾虎道：二哥，你好糊塗，他們事不關心，誰能等得去見大人？再說大人還不知下落哪！你在那邊等我，咱們定一個地方相見，可不準甚麼時候，等他們睡熟，瞞了大衆，我追趕於你，你說明在那裏等我。張英一聽，歡喜非常，出此東鎮口，正北有個雙陽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條路，別奔東北，過一個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東有這破廟，廟牆全都坍塌，此廟好認，對着廟門，有一顆大楊樹，我在破那廟中等你，說畢分手。張英歡歡喜喜去了。艾虎回店，香案已給擺齊，一序年庚，芸生大爺，霹靂鬼二爺，徐良三爺，盧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爺頭一個燒香，香點着，插於香斗之內，跪倒身軀，磕頭已畢，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白芸生與韓天錦、徐良、盧珍、艾虎結義爲友，愿爲生死之交，倘有三心兩意，天厭之。天厭之。二爺韓天錦也是照樣，將香點着，插在香斗之內，跪下磕了幾響頭，說過往神佛記着，我叫霹靂鬼。大官人說沒有那樣說的，說你的名字。韓天錦又說：這說的不算，過往神佛記着，我叫韓天錦，小名兒叫猛兒，外號人稱霹靂鬼，如今與他他他，隨說着，拿手指着大爺三爺四爺五爺，說：我們拜把子，我要有狠心狗肺，我是狗娘養的。大官人在旁說：這都是甚麼話？他可真是個渾人。三爺四爺五爺三個人論次序燒香，磕頭說的言語，都與大爺一樣，論排行又磕了一回頭。衆人給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禮，從新打店中要了酒飯，大家暢飲了一番，吃到二鼓。艾虎頭一個告辭，大官人一想，這孩子是個酒頭鬼，怎麼他會告了辭了呢？那裏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吃畢，撤下殘席，內中也有過了量的，也有不喝的。艾虎早就躺下，東房內裝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來，往外就走。艾虎說：三哥你撒手，我今天這酒已過量，你讓我躺一會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個

避靜所在。徐良說：五弟，你有甚麼心事？對我說來。艾虎說：我沒有甚麼心事。徐良說：老兄弟，咱們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們一個頭磕在地下了，有官同作，禍福共之，你要有甚麼心事，不對我說明，就虧負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張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說：不是。徐良說：別者之人，不告訴還可以，你可得告訴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終是怕他把話套出去，告訴大官人，故此咬定牙關不說。徐良說：我問到是理，你不說，我可就沒法了，隨即來到屋中，當着衆人，徐良也不提這事情，張羅大家安歇睡覺。艾虎仍然還是醒着，聽大家的動作，挨到了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答訕着出去走動，下地先把燈燭吹滅，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繫在腰間，把刀掘上，出得門外一看，四顧無人，躡上牆頭，飄身下來，這可就出來店外了。一直的撲奔正東，出了黃花鎮的東鎮口，施展夜行術的工夫，鹿伏鶴行，一直的撲奔正東大路，急急走去。果然有個雙陽岔路，一條是奔東北，一條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來，前面有個村子，不肯進村，恐驚村中犬吠，繞村而走，仍然又歸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見大道，遠遠就望見了這棵大楊樹，臨近之時，在大道的東邊，有一破廟，周圍的牆都塌陷了，山門沒有了，發出的旋門的甕洞，仍然還在自己打算，從這個甕洞而入，又想打牆上進去，心中一游疑，又聽裏邊有人說話。一伏身軀，見兩個賊人，擎着張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見，肺都氣炸，亮刀向前，要盤張英的死活，且看下同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

詩曰：

爲人百藝好隨身，賭博場內莫去親；能使英雄爲下賤，敢教富貴作饑貧。
衣衫襤褸賓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敗過幾多人。

且說艾虎到了破廟，打算會同張英連夜趕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處，見兩個小賊，由廟中出來，這兩個入，

一調坎兒，艾虎懂的，聽他們說：咱們越吊碼，頭一天到，瓢把子這來。說的就是他們兩個人，頭一天到，他們賊頭家混事，遇孤雁兒脫條，說的就是遇見一個人，在廟裏睡覺，排了他的青字福字，說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張年兒不知道瓢把子攢兒裏如何，總是聽瓢把子一剛再實不遲，說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見他們這賊頭兒，聽他們賊兒一句話，再殺不晚。兩個人說着，撲奔正西。艾虎聽了知道張英沒死，進裏頭看看去，又怕這兩個小賊去遠，諒這兩個小賊生出多大事來，他們必有賊頭，二哥現在此處，一旦之間，不能就死，跟下兩個小賊，找他們瓢把子。在後邊滅足潛蹤，兩個小賊連一點形色不知。你道張英因為何故，汲汲乎沒教他們殺了，是與艾虎定妥，破廟相見，張英先來到破廟，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就有一個泥香爐，往裏一推，自己躡上供桌，把包袱摘下手來，枕在頭顱之下，看着上邊的神像，暗暗的讚嘆，人也有不在時運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時運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內慘悽，自己嘆息着，就渺渺茫茫，沈沈睡去，猛然間一睜眼，已然被人拿住，二臂牢拴，苦苦央求，那兩個人執意不聽，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兩半，塞在口中，把佛櫃撬起一頭兒，將他壓在底下，兩個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聽着。原來這西邊有個耿家屯，村口外頭往着一個坐地分贓的小賊頭兒。此人姓馬，叫馬二混，外號叫草地蛇。可巧打頭天來了兩個小賊，這兩個小賊投奔在這裏，給他作買賣，也就是打扛子，套白狼，這等買賣高來高去，一概不會。一個姓曹，叫曹五一，一個姓姚，叫姚智，兩個人頭天到，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買賣去了，可巧遶了個圈，走了五六里地，全沒遇一見個孤行客。這才找尋二郎廟內，遇見張英，這叫打睡虎子，皆因張英困的實係難受了，教人捆上，還沒睜眼睛哪。然後口中塞物，壓在佛櫃底下，破人拿着包袱刀走了，直奔耿家屯的村口兒，路北黑油漆門上去叫門，裏頭有人答應，出來開門，把門開開，二人一同進去，門又關閉。艾虎在於後邊，容他們進去，這才躡上牆頭，見他們一直上裏頭院去了，才飄身下來，直奔二門，見他們已進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簾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截了個月牙孔，睜一目眇一目，往裏窺探，見他們這個賊頭兒，長